

四明叢書

張宗祥



梓材謹案四庫書目著錄詩集傳八卷提要云宋
志作二十卷今本八卷蓋坊刻所併朱子注易凡
兩易稿其初之易傳宋志著錄今已散佚不知其
說之同異注詩亦兩易稿凡呂氏讀詩記所稱朱
氏曰者皆其初稿其說全宗小序後乃改從鄭樵
之說是爲今本卷首自序作于淳熙四年中無一
語斥小序蓋猶初稿序末稱時方輯詩傳是其證
也其注孟子以柏舟爲仁人不遇作白鹿洞賦以
子衿爲刺學校之廢周頌豐年篇小序辨說極言
其誤而集傳乃仍用小序說前後不符亦舊稿之
刪改未盡者也楊慎丹鉛錄謂文公因呂成公太
尊小序遂盡變其說雖臆度之詞或亦不無所因
歟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云朱子諸注莫善于楚
辭莫不善于三百篇當以小序爲主而以毛鄭歐
蘇呂嚴諸家之說參互之如鄭衛二風有女同車
將仲子木瓜諸詩皆有左傳本事可證何可以臆

度又云家世業毛詩幼時卽疑晦庵臆改小序之
非宋元明已來駁之者甚眾非予創論也此說不
爲無見故附著之阮亭又引李中麓太常與霍渭
厓書云解詩者無論漢唐宋儒如王氏總問歐陽
本義李黃集解錢氏詩說嚴粲詩緝呂東萊讀詩
記有高出朱上者有互相發明者古人于詩之山
水制度魚蟲草木詳爲之釋而意則欲得之言外
故夫虛心活法斷章取義者讀詩之大約也譬諸
聞人之言而又傳述于人已不能無訛乃又強定
一主意是豈逆志之道哉詩之柄者詩之病也不
小序而詩柄焉此世儒之拘見也以爲中麓遂于
經學其言如此又載秦留仙松齡寄所輯著毛詩
日箋圖序書云詩之必用古序先儒言之詳矣然
首句確有承接不可移易後序未免難以講師之
說或非詩之本意顧濱詩傳止取首句不爲無見
注疏之外則歐陽氏蘇氏呂氏嚴氏李氏黃氏多
所發明朱子斥棄舊說遂使美刺之意盡亡然其
中有不悖古序文從字順亦有勝諸家者未可廢

也似此持論則甚平允矣

禮說

漢文葬後三易服三十六日而除差賢于後世之自始
遭喪便計二十七日而除者然大者不正其爲得失不
過百步五十步之間耳孝宗服高宗既葬白布衣冠視
朝此爲甚盛之德足破千載之繆前世人君自不爲服
故不能復古當時有此機會而儒臣禮官不能有所建
明以爲一代之制遂至君服于上臣除于下因陋踵譌
深可痛恨也

國君承祖父之重在經雖無明文而康成與其門人答問蓋已及之見于賈疏其意甚備若預知後世當有此事者乃知漢儒之學有補于世教者不少今吾黨未之講而儉倭之徒又飾邪說以蔽害之可歎也

以上儀禮

古人之所以必由于禮但爲禮當如此不得不由豈爲欲安吾心而後由之也哉若必爲欲安吾心然後由禮以接于人則是皆出于計度利害之私而非循理之公心矣

夏殷而上大概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來又添得

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斯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絕不降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

封國之制只是漢儒立下一箇算法九州之地冀州極闊河南河北皆屬焉若青兗徐豫則疆界有不足者矣設如夏時封建之國至商革命必削其多者以與少者則彼未必服或以生亂又如周王以原田與晉文其民

不服至于伐之蓋世守其地不肯遽從他人若封王子弟必須有空地方可封左氏載齊地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若武王不得蒲姑之地卽太公亦未有安放處

止聲色蓋亦處必掩身毋躁之義若以正樂言則拘月令之說固多有未安而注以此爲非則失其指

論明堂之制非一竊意尙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卽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

之西卽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
南卽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卽北之西爲總章右
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卽東之北爲玄堂右个
北之西卽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爲太廟太室凡四方
之太廟異方所其左右个則青陽之左个卽玄堂右个
青陽之右个卽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卽總章之左
个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
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正與古人制事
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

禮儀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目呂與叔云經便是常行底緯便是變底恐不然經中自有常有變緯中亦自有常有變敬事如習射之類射而袒裼乃爲敬若以勞倦袒裼則是不敬唯涉水而後擻若不涉而擻則是不敬言若非敬事雖勞不敢袒若非涉水雖盛暑不敢褻裳也燕朋是私褻之友所謂損者三友之類注說非也燕辟但謂私褻之談無益于學而反有所害也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性人生而靜以上卽是人物未
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不得此程子所謂
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纔謂之性便是人
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此程
子所謂在人曰性也然性之本體原未嘗離亦未嘗雜
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原未嘗離亦未嘗雜耳凡
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言性不可形容善言性者
不過卽其發見之端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默識矣如孟
子言性善與四端是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有是形有是形則有是心而不能無感于物感于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于是乎分矣性之欲卽所謂情也

靜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此指情之動處爲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

無節于內知誘于外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知覺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于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于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庶乎其可制也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尙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明天理人欲之機閒不容息處惟其反躬自克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

禮纔勝些子便是離樂纔勝些子便是流知其勝而歸之中卽是禮樂之正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一段意思極好然孟子以下所能作其文如中庸必子思之辭左傳云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云云之類都是做這箇去合那天都無自然之理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是自然合當如此

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皆謂月三日月初生時也凡言旣生魄卽謂月十六日月

始闕時也鄉飲酒義兩言月三日而成魄疏知其謬而曲徇之故其說相戾之甚

以上禮記

家禮

通禮

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之神主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于大門之內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遺書次及祭器然後及家財易世則改題主

而遲遲之祠堂

冠禮

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必父母無期以上喪始可行之前期三日主人告于祠堂戒賓前一日宿賓陳設厥明夙興陳冠服主人以下序立賓至主人迎入升堂賓揖將冠者就席爲加冠巾冠者適房服深衣納履出再加帽子服皐革帶繫鞋三加幘頭公服革帶納靴執笏若襴衫納靴乃醺賓字冠者出就次主人以冠者見于祠堂冠者見于尊長乃禮賓冠者遂出見于鄉先生

及父之執友冠

女子許嫁笄母爲主前期三日戒賓一日宿賓陳設厥
明陳服序立賓至主婦迎入升堂賓爲將笄者加冠笄
適房服背子乃醮乃禮賓皆如冠儀笄

昏禮

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身及主昏者
無期以上喪乃可議昏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俟女氏
許之然後納采議昏

主人具書夙興奉以告祠堂乃使子弟爲使者如女氏

女氏主人出見使者遂奉書以告于祠堂出以復書授使者遂禮之使者復命壻氏主人復以告于祠堂

納采

納幣具書遣使如女氏女氏受書復書禮賓使者復命

並同納采之儀

納幣

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室厥明壻家設位于室中女家設次于外初昏壻盛服主人告于祠堂遂醺其子而命之迎○壻出乘馬至女家俟于次女家主人告于祠堂遂醺其女而命之主人出迎壻入奠鴈姆奉女出登車壻乘馬先婦車至其家導婦以入壻婦交拜